

大山魂归

陳放民印

陈放民 著

这部书稿通过覃、石两家的恩怨纠葛，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使人体会到了本性质朴的人们心中所珍藏的真善美，让人聆听了一场中华民族忠孝、宽以待人等传统美德的教育。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山魂归

长篇小说

陈放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山魂归 / 陈放民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04-4654-3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6404号

大山魂归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印刷：湖南腾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21.5
字数：299.28千字
版次：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苍山田园总关情

(序)

谭仲池

一次，放民同志见到我说，他正在写一部与他对故乡的山水田园眷恋有关的长篇小说。没有想到半年以后，他就将他的长篇处女作《大山魂归》的书稿送到我的案头，并表达了想要我作序的愿望。翻阅书稿，我逐渐被小说中一个个鲜活、饱满、真挚的人物吸引打动。小说写的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两个农家子弟覃大江、石峰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历程、曲折遭遇和相互之间的爱恨情仇。作品从覃大江、覃小海的父子矛盾入手，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叙写覃小海从品学兼优的初中生到义无反顾的“红卫兵”、扎根湘西山寨的“知青”、带领山乡农民改变贫困面貌的基层干部，最终将年

轻的生命奉献给家乡青山绿水的经历。小说扣住覃小海道德伦理上的自我拷问和救赎，以及他与石瑞雪、甘露、胡秀芬等的情感纠结，又穿插了对上一代人的纯情故事、“知青”群像、木柯寨纯朴善良的农民、五溪湖仙境般的自然环境的生动描写，深刻展现了主人公执著追求、无私奉献的品格。小说呈现出宽广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对上世纪下半叶那些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生活的描摹，很能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

小说塑造了一个彰显真善美的群像。覃大江、石峰等老一辈投身革命即为家，在历史浩劫中身陷囹圄的覃大江，仍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力组织群众抗洪抢险；向萍、陆小云秀外慧中，她们与石峰、覃大江的爱情故事曲折而又充满喜剧性，其凄凉结局也令人震颤；覃小海一腔少年热血和赤忱，却被裹挟到极左政治狂潮中，但他怀抱“衣食出处即吾家”的真挚信念，在愧疚中自新，成为改变山乡面貌的领头人，成为农民们信赖的亲人、朋友和干部，成为“一位给他人带来光明的人”；石瑞雪出淤泥而不染，始终坚信父辈的清白和崇高，始终保持着清醒、纯洁；甘露、胡秀芬无私地爱着和关怀着覃小海和他的亲人……小说中即使是一些着墨不多的人物，也不时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正是由于作者在用一种独特的眼光审视社会生活中不同命运的人物的不同生命价值选择，因此小说不需要通过体现真善美的正面人物与体现假丑恶的反面人物的冲突来推动情节，完成人物塑造，而主要是通过正面人物之间在历史的错乱、误会和偶然性中相互冲突、纠葛，又在历史的进展中用真情真爱融化心灵坚冰，并最终消除误会、隔膜和障壁，而完成了一部张扬着人性美、人情美的人间正剧。“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的人总是复杂的多面体，那种美则美到极处、丑则丑到极处的模式化人物形象，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文学处理。这部小说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简单化、模式化的写法。

伦理问题是这部小说的线索，伦理线索下又纠结着历史风雨的线索。覃小海在“文革”的造反狂热中毅然与被打为“反动特务”的父亲划清界线，并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先是不敢见父母，后是立志要以事业有成求得父母谅解，而终因全身心扑在事业上，和一些其他方面的羁绊，未能在生前求得父母谅解。但是，小海不是为了自保而与父亲“划清界线”，他是以对党忠诚，在崇高和革命的名义召唤下犯下背叛父辈，出卖石峰的罪错的。这其实不是他个人的罪错（要知道他还只是一个懵懂少年），而只能归诸当时那种迷茫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然而，他却以终生的自责、忘我的劳动、无私的奉献乃至年轻的生命来补救了当年的罪错。孝是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核心。小海在其成长历程中，展开了对这一美德的思考，并最终以对父老乡亲的大孝完成了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救赎。

“知青”生活曾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数千万“知青”中走出来了一代作家，他们把一段悲怆的经历化作了文学的悲歌。与大多数“知青”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太多地描写这一段特殊生活的苦难与阴郁，而是着力刻画从“知青生活”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覃小海、胡鹏举、甘露等人，其间似乎还洋溢着上进的旋律，闪射着温暖的色调。固然，作者在叙写中不无理想色彩，但细读小说还是可以从深处发现作品依然蕴涵着作者对这一历史悲剧的沉思和批判。

对于这部小说，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但我以为，作者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就能够在结构的安排、刻画人物的性格、表达感情的起伏和文学价值的走向等方面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让人折服和欣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成功，归根结底是语言上的成功。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这部小说存在某些不足，我认为首先仍然是语言问题。小说前面部分人物语言个性化尚嫌不够，缺乏迅速

抓住读者的力量，这自然与作者初涉文学创作缺乏这方面的生活阅历有关。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许多作家在创作中都有一个不断探索、积累、借鉴、思考、升华提高创作认识和语言表达能力过程。

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作家的自我燃烧，文学作品是作家以全部的文化修养、生活积累和充分的想象力酿造而成的。放民同志年届花甲，向读者尤其是他深爱的故乡献上一份如此赤烈而厚重的心之乡恋和乡情，应该说他的真诚与艰辛，他的眷恋与感恩都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旅途中得到了最幸福的栖息。这当然也是我向他表示敬意和祝愿的心之所感。

乡思绵绵无尽期，苍山田园总关情……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序作者系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作者的话

在年届花甲时，我终于在长篇小说《大山魂归》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对于一个长期爬公文格子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也许由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大家都感到现在一年过得特别快，其实，一辈子何尝不是一晃而过！回头来看，自然会留下许多的遗憾。二〇〇七年冬，我任副巡视员后，工作轻松了许多，于是，那儿时就有的创作的梦又在心头萦绕。

写点什么呢？我从剪报资料袋中，找出一份报道河北某市一儿媳以保姆身份照顾公公八年的剪报看了起来。这是六年前我的一位爱好文学的同事兼领导孔介夫先生推荐给我看的，重读起来，觉得情节虽然简单，但它所展示的传统伦理的美，正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和亟待发扬光大的。于是，我以此为主线索，用两年的时间，构思完成了《大山魂归》小说的创作。小说以山区农家子弟覃大江、石峰两家两代人爱恨情仇的情感纠葛为主线，通过人性的扭曲到回归，颂扬了中华民族忠孝、宽容等传统美德。

小说无论从构思、人物刻画及语言诸方面都显稚嫩和不足，但

却描写和刻画了那个年代一部分历史的真实，引导人们在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中受到启迪。因此，当我向出版社送交手稿时，虽无更多的成就感，却也感到几分欣慰：关于创作的梦，我也圆了！在我扛过枪、经过商（一九九二年“下海”）、做过官（应为僚）的人生旅程中，还可以增加编过“筐”（编故事如同编筐）的人生阅历。

六十岁是一个花甲的结束，同时又是另一个甲子的开始。人生，总会有新的梦想，尤其，当新的甲子轮回刚刚开始！

衷心感谢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也感谢介夫先生为我提供的创作线索！

二〇一〇年五月于长沙年嘉湖畔

第一章

夜幕下，天穹黛黑，武陵山脉的牛背山更显沉静。山坡下，一栋茅草房的后门轻轻打开，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走向山坡的一片坟地，在一块墓碑前停下，虔诚地从怀中拿出一把折叠的油纸扇，打开来，用右手的指尖在扇面轻轻画着，口中念念有词，而后合起扇来双手捧着，朝墓碑弯腰作揖，每一起身都唤一声：“大江，回来啊！大江，回来睡觉啊——”

听得出嘶哑的声音里含着焦虑和不安。这妇女喊了一阵回到房内，房间的木架子床上躺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破棉絮里露出沉睡着的头，额上搭条洗脸巾，脸涨得通红。这是一对母子，母亲弯下腰用脸贴着孩子的脸，轻轻道：“大江，妈妈给你唤魂回来了，你过一会就会退烧的。”说着把怀中的油纸扇拿出来，轻轻地放到孩子的枕头底下。母亲的手碰醒了梦中的孩子，孩子惊叫着坐起顺势抓住了母亲的手：“妈、妈妈——我怕！我怕——”

益州市政协主席覃大江一骨碌从床上坐起，发现刚才是一场梦。他的心还在怦怦直跳，他清楚地记得梦中母亲的样子，听得见母亲

唤魂的声音。他奇怪自己年逾花甲，母亲也逝去四十多年了，平时很少梦见，今天刚从医院出院就梦见了她老人家。保姆秀芬匆匆从客厅进来：“覃老，您刚才做梦了？”

覃大江仍沉浸在梦中：“奇怪，母亲过世四十多年了，清清楚楚的，还是送我上学时一样年轻。”

秀芬说：“我怕您午睡着凉，给您盖了毯子，兴许是毯子压着胸口了？”

“不，不。”覃大江摇着头，起身坐到客厅的沙发上，拿起电话拨着号，“徐主任，我是老覃呀，我想请你下午去趟正圆律师事务所，把我住院时和你谈的那件事同杨律师商量一下，按法律程序把该办的手续办齐备了。”

话筒里传来市政协办公室徐主任的声音：“覃老，您住院时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大好，现在您刚康复出院，这件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覃大江有些不满意：“我不是凭意气办事，此事我已考虑多时，你不必再言。”

一辆小轿车在正圆律师事务所门前停下，一位机关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走下车，夹着皮包向事务所走去。

正圆律师事务所办公室。

女律师杨清正在接电话：“好，好，我接。不过，这几天我手里有案子要开庭。对，要到下个星期。好的，你派人先把有关资料送过来。好，就这样。”

她放下电话，回到靠窗的沙发前，朝坐在沙发上的三位客人说：“你们几位的事先这么定好吧？明天上午八点我准时到。”

杨清送走客人，在楼梯口遇上夹包的干部，来人客气地递上名片：“杨律师，我是市政协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名片。”

杨清接过名片一看，笑着说：“对不起，徐主任，有失远迎。您有事吗？”

“是这样的，市政协覃主席想请您帮助立一份遗嘱。”

“立遗嘱？可以呀，请同吴律师谈。”她把手指向另一张桌子她的助手吴萍。

“不，覃老想请您亲自去。谁叫您是省内十佳律师呢！”

“哦，好，明天下午我上覃主席家。”

“杨律师，是这样的，覃老刚从医院回来，他想请您下午就过去。”

杨清让徐主任在沙发上坐下，问：“刚从医院回来？嗯，明白，担心时日不多了。”

“不，覃主席眼角膜移植手术成功，重见光明。这些年，他感恩于保姆对他的关照，想把全部家产，包括住房，交由保姆及保姆的儿子继承。”

杨清感到奇怪：“他没有第一继承人？”

“有，他的一个儿子在湘西老家，听说父子俩积怨甚深，覃老正是怕百年之后，遗产问题引起纠纷才坚持早立遗嘱的。”

杨清对事情有了兴趣：“这倒有点意思。这么说，这其中一定有段隐情啰？”

“应该是。”

吴萍在一旁插嘴道：“保姆年轻？长得漂亮？而且工于心计？”

徐主任白了吴萍一眼：“看你想到哪儿了？那保姆为覃老治病，还花了自己一万多元积蓄哩。再说，覃老年过花甲，平时生活上十分严肃。”

吴萍自以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在下属面前，领导自然是很严肃的啰，可你严肃，人家偏偏往你身上黏，现在的年轻人啊，哪个不爱钱？而且还偏偏以找老年人为荣耀呢！”

徐主任提醒说：“哎呀呀，小姑娘，你在覃老面前可千万别瞎说啊，我们机关有两个爱说三道四的年轻人也这么猜测，被覃老好一顿臭骂。他是绝对不允许你对他保姆的真情胡猜乱想，生怕你玷污了这段人间最圣洁的情意。”

吴萍耸耸肩，摊开双手道：“这我就不懂了。”

杨清征求吴萍意见道：“下午把别的事情放放？”

吴萍说：“好呀，一起去讨教讨教这当代的圣洁之情。”

市政协家属区大院覃大江家。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中门进出，楼上楼下住四户人家。覃家在一楼东头。

三人推门进屋。覃老背对门坐在沙发上：“是文青回来了？”

“覃老，是我，我请杨律师，还有吴律师来了。”徐主任报告说。

“好，欢迎杨律师和吴律师，请坐。”

三位在沙发上坐下，覃老喊道：“秀芬，给客人倒水。”见保姆没回话，他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三点了，秀芬一定是去学校接文青去了。”便起身要去倒水，徐主任连忙起身道：“覃老您坐，我来。”

杨清在覃老对面坐下，见覃大江鹤发红颜，除了眼神略显混沌外，并不见久病倦容，便问道：“覃老，您看电视呀？”

“哈哈，眼睛瞎了四年，没想到一个手术重见光明。这不，刚刚出院不久，眼睛还不敢累着，正闭目听电视哩。”

杨清问：“您刚五十出头吧？”

覃大江笑着说：“五十出头可就好了，明年就六十三啰！”

“那可真看不出，想不到您身体还这么硬朗。”

“也不行了，高血压，心脏有毛病，这几年又闹眼病，药罐子没空过。”

唠过家常，杨清把话转向正题：“听说您想把全部家产传给您的保姆继承，是吗？”

“我认为这是她应该得到的。”

“您夫人不在了？”

“她去世十三年了。”

“您没有子女？”

“我不想提他。”

“我是问您有还是没有？”

“有过。不过已脱离父子关系，我不要他尽，他也从来没尽过赡养义务，因此，他也与遗产无关。”

“您父子间好像有隔阂？”

“二十五年前，是他宣布同我脱离父子关系的。离家二十二年了，从没有回过家，他心里没家，家里能有他吗？十三年前他妈妈病危，盼他回来硬是咽不下气，他都没有回来，这样的儿子，我们当他早死了！”

杨清同情道：“二十多年有家不归确实有悖常理，但父子关系不是依谁说解除就解除得了。”

覃老摇摇头：“求你们别提我那忤逆子了，提起他，不仅伤我的心，也伤九泉之下他妈妈的心呀！”

吴萍插嘴问道：“覃老，您儿子无权继承您的遗产，那么，您保姆就无愧于得到您馈赠全部财产么？”

覃大江动情地说：“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家。八年了，这么说吧，她就是我整个一个亲生女儿。她无论得到什么都受之无愧。”

吴萍改变问话的角度：“毛主席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既然如此，人做每一件事，总是有目的或总有所求的吧？覃老，您有没有想过您保姆这么做为了什么，或者说图的什么？”

覃老未作答，他的嘴翕动着。

吴萍进一步引导：“比如说，早就看上了您的财产啦、存款啦？”

“喂，你们是来帮助立遗嘱，还是来审查我？”覃老感觉自己在生气，便改变口气说，“是的，你们一定会想象她是奔我的钱来的。她刚来的一两年内，我也常同你们一样想这个问题，总是不得其解。说奔钱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没钱，我的几万块钱的积攒，老伴生病去世早花光了。这几年我年年住院，许多费用不能报销，仅这次为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她就搭上了七八千元钱。其实她爷爷和爱人身体长年不好，去年下半年以来又相继病逝，家里困难重重，孩子带到我这里，平时想吃一根冰棒她都不给买，可给我

买药买营养品，一花就是几十上百元，你说她图啥？她真心实意图我健康，图我快乐呀！”

吴萍仍不甘心：“覃老，按人之常情，亲情应该重于友情。她舍亲情而求友情，您是凭什么肯定她没有所求的？”

“是的，我不是凭什么人之常情，我是凭感觉，凭自己的感觉！我自己也不知道前世积了什么德，让我修来这么个好女儿！”

吴萍见覃老十分动情，便起身来看他的房子。这是一套三室两厅两卫生间的居室，除厨房外，居室和厅清一色米黄木地板，装修色调明朗，水平居中。

“覃老，您这房子至少也能值二十万啦。”

“这房子是政府的，听说马上要房改。大概自己只要花一两千块钱。今后值多少钱并不重要。不过，不管值多少钱，同秀芬的真情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这种真情延续了我的生命，带来了我晚年的快乐。我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人，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面对一份无价的真情，我赠送什么都不过分！”

杨清见覃老态度坚决，接过话题说：“覃老，既然您对此事已认真考虑过了，我们也不便多言，我们想同您的保姆谈谈可以吗？”

“当然可以。”覃大江看了一下墙上的钟，又走到窗前看了看，“接文青应该回来了，路上不会出事吧？”

他有些不安，起身走进秀芬的房间，从房里拿出一张纸条，顺手递给杨清道：“你帮我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杨清接过纸条念道：“覃老，本来在您做手术那几天，我爱人也在医院病故了。正好您身边离不开人，我爱人单位又有三四个人在医院帮助料理丧事，省了我很多心。现在您出院了，我想抽空回老家去看看。下午三点有趟去湘西的火车，我从学校接了文青后直接去火车站了。您正在午休，给您留这个字条。这几天的青菜和筒子骨放在冰箱里，您自己熬点汤，我会在后天一早赶回来。别忘了服药。秀芬。”

杨清点头赞道：“的确不错。覃老，与保姆晚几天见面也不要紧，今天能不能请您谈谈您与儿子的关系？”

覃大江有些不耐烦：“对不起。”

杨清解释说：“覃老，我知道，提起他您会不快，但为了您立下的遗嘱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

覃大江站起来，手扶沙发转过身来凝视着墙上挂着的相框，老伴正朝他笑着。他自语道：“老伴呀，眼瞎四年后，我又看见你了，你也看得见我吗？你说，我们那不义不孝的忤逆子，我还能让他进这家门吗？你说说，你说说呀！”

覃大江禁不住老泪滂沱。杨清见状，反倒不好意思起来：“覃老，您刚出院，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改日再谈。”

覃大江回到沙发上坐下，自我解说道：“是的，你们会讲，父子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又在那个年代！可我这辈子历尽坎坷，又处处受人恩惠，因此，把这人间的‘真情’二字看得格外珍贵，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啊！偏偏我那儿子，也同我一样又倔又犟！”

覃老抬起头，见徐主任仍坐在一旁，便说：“徐主任，你有事先去忙，我同律师慢慢唠叨，谢谢你啊。”他又转身对杨清、吴萍说：“二位自己续茶。我们慢慢说……”

徐宁说：“不，覃老，我一起听听受教育。”

杨清起身为覃老倒了杯水：“覃老，您别急，一会我帮您做晚饭，我们一起吃好吗？”

覃大江喝了一口水，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家乡在湘西武陵山区。我的童年也像山寨下那弯弯曲曲的小溪，一直环绕在山的怀抱中，直到父亲意外去世，为谋出路，我才宛如山下的小溪流绕山而出……

一九四〇年夏。

黄昏，太阳把群山万物烤灼得滚烫滚烫后，留下一柱红红的光束射向牛头岭下的小寨，自己躲到牛背山后头的云层里歇息去了。

不一会，牛头岭便笼罩在淡淡的暮色之中。岭上，三头水牛吃

饱喝够了，昂着头望着不远处的两个十二三岁的牧童，似乎在催促他们快些回家。一个牧童把捆好的两捆柴一边一捆搭在牛背上，朝另一个牧童喊道：“大江，你又爬那么高的树，小心掉下来！”

叫覃大江的小男孩正爬上崖边的一棵大枫树，在掏树杈上的一个大鸟窝。听到喊声，拨开嫩绿色的枫树叶，露出一张稚气的圆脸，答道：“石峰哥，放心吧，爬再高也不会掉下去的！”

叫石峰的男孩比大江大了一岁，国字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成熟许多。这会正在帮大江捆柴草，他头也没抬问道：“有鸟蛋吗？”

“有呀，有四个。”

“捡了快下来，该回家了，家里还等着我们挑水哩。”

见大江没回答，石峰又问：“你怎么啦，还不下来？”

“石峰哥，鸟蛋是岩鹰蛋，有一只小岩鹰已经把蛋壳啄破了，我不想捡蛋了。”

石峰这才抬起头：“为啥呀？”

大江说：“这些小岩鹰不要多久就会长齐翅膀，就可以飞过牛背山，飞上白云，飞向山外的武陵镇……我们要像岩鹰一样，有一双翅膀那有多好呀！”

石峰催促道：“哎呀，你又异想天开了。你要舍不得捡也行，快下来吧！”

大江下到树的一枝树杈上又嚷道：“石峰哥，你快爬到树上来看看，岭下的景致好美呀！”

“哎呀，天天在山里转，有什么景致有看过？快下来吧，天都快黑了！”

“才不呢，平常从岭上看咱金沙寨总是雾蒙蒙一片，哪有今天在树上看得这样清清楚楚啰！”

石峰已骑到牛背上，他把牛赶到崖边一片开阔处，顺着大江的视线看去，牛头岭半山腰处巨石横亘，石上瀑布凌空而下，宛如渔民撒开的网收拢待提。牛眼潭雾气氤氲，泉声如歌，雾气散处，金沙溪绕山而下，环抱山下窄窄的农田，绕麻石寨东去……

石峰说：“嗨，清清楚楚是大山的本色，你过去看不这么清澈，